

外国首脑与中国

欧美卷

WAIGUOSHOUNAOYUZHONGGUO

主编：温乐群

副主编：原良志 江勇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000
023
216

S
III
F03



外国首脑与中国

WAIGUOSHOUNAOYUZHONGGUO

欧美卷

主编：温乐群
副主编：原良志 江勇
编者：周景晓 许伟 王永强
张红舟 许云 王言敏

AYAJ91/04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首脑与中国 (欧美卷) / 温乐群主编 .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11

ISBN 7-80563-820-9

I. 外… II. 温… III. 外交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58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523 千字 插图: 40 幅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505	· · · · ·	· · · · ·
015	· · · · ·	· · · · ·
365	· · · · ·	· · · · ·
825	· · · · ·	· · · · ·
425	· · · · ·	· · · · ·
705	· · · · ·	· · · · ·
005	· · · · ·	· · · · ·
105	· · · · ·	· · · · ·

目 录



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	1
维利·勃兰特	36
赫尔穆特·施密特	52
赫尔穆特·科尔	64
格哈特·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	102



法国

夏尔·戴高乐	112
弗朗索瓦·密特朗	145
雅克·希拉克	174



英国

爱德华七世	184
索尔兹伯里	187
劳合·乔治	189
麦克唐纳	194

张伯伦	202
温斯顿·丘吉尔	210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	234
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	258
哈罗德·威尔逊	264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267
约翰·梅杰	300
托尼·布莱尔	311



美国

威廉·麦金莱	319
西奥多·罗斯福	323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333
伍德罗·威尔逊	338
沃伦·哈定	362
卡尔文·柯立芝	366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369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374
哈里·杜鲁门	412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440
约翰·菲兹吉拉德·肯尼迪	460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472
理查德·尼克松	481
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519
吉米·卡特	527
罗纳德·里根	545
乔治·布什	564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	591

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海关官员家庭。1905年父亲病逝，生性懦弱的母亲管不住儿子。1905年希特勒从中学辍学，1907年他又迫使母亲同意他到维也纳学习。1919年9月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1923年11月，他在巴伐利亚比格尔斯布依

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他利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鼓吹复仇。1933年1月，他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1934年兴登堡总统病逝后，他自称元首，在德国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之后，他积极备战，对外扩张。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8年9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1939年9月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一夜横扫欧洲。1941年6月，发动对苏战争。之后，德军节节败退。1945年4月30日，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东西夹击下，他在柏林自杀身亡。



1941年7月1日。中国战时陪都重庆。

长江之滨的山城，热浪翻滚，在酷暑中煎熬。晚饭一过，人们在大树下摇起蒲扇纳凉。广播电台送来消息：“中国政府宣布与德

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空气陡然闷热了许多，粘滞的夜晚仿佛没有尽头，烦躁不安。

前一天，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府，蒋介石大发脾气：“希特勒不是个东西，居然公开承认汪逆政权，公然与中国为敌，包藏祸心，可恶可恶。”

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对蒋介石的调戏落幕了。

希特勒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对德国的不公惩治在德国大众之中积聚的仇恨心理，煽动种族主义、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主张对内独裁统治，对外扩军备战，一举夺取德国统治权。他一上台，就大举推进他在 20 年代后期就形成的扩张主义目标。

简而言之，他的计划是，首先和英国达成全球性的妥协，以争取德国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为此，他不管英国同意与否，不断扩充军力，保证压倒任何一个接壤的邻国，然后逐个孤立，以“闪电战”方式将其一一击败。扩张后再挥戈东进，击败种族上和思想上的敌人“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即苏联），武力夺取地理上的原料基地，即苏俄的整个欧洲部分，从而使德国成为自给自足的世界“强国”。最后，也许在下一代，拥有强大舰队的德意志大陆帝国，将对抗英美的海上力量。在这个计划的最后，美国被视为有能力与“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争夺霸权的世界强国。

希特勒没有认真思考亚洲的角色，他只是提出要视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再作决定。

“日本人、中国人，都是弱小民族，但是日本人居然在 1904 年打败了俄国，日本的进步应归功于雅利安人的影响。”从种族优越论出发，希特勒以高贵种族的姿态对中国、日本下了结论。

“所以，我们的亚洲和远东政策，要视情况而定。不过，日本人是制约俄罗斯人行动的远东力量，要注意利用。”希特勒对身边的高级官员和将领说。

希特勒在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注定了中国的尴尬处境。对中国或是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交往要服从和服务于德国战略，

从这个战略目标出发,如果非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挑选德国在亚洲朋友的话,希特勒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应该学习希特勒”

1932年,蒋介石刚刚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夺回丢失的宝座,终日处心积虑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蒋介石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虽然恢复了国民军总司令职务,但党内四分五裂,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广东军阀、冯玉祥陈兵数十万,阎锡山独霸山西,广西又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什么政学系、宪友会,这些集团随时可以取而代之。在全国各省,有四川的杨森、山东的韩复榘、贵州的王家烈、新疆的盛世才等大大小小的军阀。更有甚者,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发展十分迅速,已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心腹之患吆”,一想到这里,蒋介石心乱如麻。

而且还有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随时准备吞并全中国。形势之急迫,不能不令蒋介石急躁。

这一天,张静江、戴季陶来访。

张静江、戴季陶早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时,就看准了蒋介石这位把兄弟。从那时起,他们就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

“蒋总司令,现在德国有一股势力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该党党魁是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党奉行法西斯主义,主张铁血政策,对国家全面控制。希特勒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铁杆儿哥们儿。墨索里尼现在是意大利的总理,夺取意大利的政权有十个年头了。”

蒋介石默不作声,全神贯注地听着。

“所谓法西斯,来源于古罗马时代,当时的执政官手杖上有一把斧头,象征着权力。如今,墨索里尼成功了,意大利国势强盛。形势越来越清楚,希特勒上台是迟早的事,估计就会夺取德国政

权。可以吸取他们的做法……”

张、戴的预计果然不差毫发，1933年初，德国总理易人，希特勒上台。1934年，德国老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病逝，希特勒集总统与总理大权于一身，自称元首，开始了在德国长达11年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向张静江、戴季陶二人详细询问有关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情况，最后说：“请二位先生回去后好好研究法西斯蒂主义。我国要巩固政权，离不开法西斯蒂主义。”

此后不久蒋介石又叫来戴季陶：“戴先生，德国人具有一种务求精确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神秘的品质。德国人做事，不论巨细，都投入充分和无比的热忱。德国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满活力的民族，他们缅怀过去，精神上保持年轻。我想请你带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政权、军队建设。”

戴季陶回答：“请总司令放心，我立即着手办理此事。”

蒋介石想得更多：“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党要形成战斗力，军队要现代化，包括装甲化，为此，我们要有计划地分批、分期派人到德国学习。”

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力劝蒋介石：“先生要学习德国，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军事上的准备、人心上的争取，内平动乱，外抗强权。”戴季陶谈了许多对德国的观感。

蒋介石感叹地说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我是一国最高领导人，应当学习希特勒。”

此番谈话坚定了蒋介石的独裁信念。为了稳妥，他又与张学良共商大计。

张学良1931年被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后，被迫于1933年出国，先后到德、意两国考察，回国后，对蒋介石说：“独裁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而堪当此重任者非蒋公莫属！”

蒋介石随即命令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复兴月刊》。黄郛在创刊社论中写道：“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学习。”

《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复兴的长文，着力阐述德国如何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变成现今国际社会中的领袖之一，达到此地步的原因在于老练的计划安排和存在于人民之间的一种“和谐精神”。

30年代，由于蒋介石的提倡，中国兴起了一股逆风，法西斯主义盛极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

在1933年秋天的庐山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已经失去的革命热情！”“现在，国民党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骷髅。”“我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他们的革命精神已指引他们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命运。”

希特勒的成功，大大刺激了中国一部分人的神经。当时的学术界对其也赞扬颇多，推崇一时。

早在1923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一方面极力倡扬科学，同时还倡导一种新模式，即专家型的独裁。他说，有一个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强领导来统治，就可能最有效地使用训练有素的中国精英。

政治学家、法学家钱端升，1932—1933年还赞颂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1934年竟写下文章《民主政治乎》。在这篇文章里，钱端升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

钱的结论立即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之迈的赞同，陈之迈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一个集权政府更加合适，更加有效。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蒋廷黻也力倡一种独特的、以现代欧洲早期国家为模型的中央集权独裁政治：“我们要办实事。我们要修路治水，建钢铁厂，办更多更好的学校……谁办了实事，我们就支持、崇拜谁。”

邵元冲主办的《建国月刊》刊登了蔡可成的《德国唯心派的政

治思想》，把整体的德国国家主义哲学视为“新民主哲学”，称之为“以国家为最终目标的国民意志运动”。文章写道：“我们必须像德国那样唤起民众的爱国之情，支持那种能使中国团结一致、协力同心的哲学。”

黄郛的《复兴月刊》也登载了章渊若的文章《1936年之欧洲大陆》，这样写道：“从德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教导我们的人，他的名字是费希特。”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他鼓吹唯意志论，主张国家至上，为希特勒所推崇。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在费希特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章渊若大声呼喊：“中国的费希特在哪里？”

中国没有费希特。众望所归，目光集中到了蒋介石的身上。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追随孙中山的张继公开拥护蒋介石，并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

简单地说，当时隶属于蒋介石的有三大派别，第一是黄埔系。该系起始于黄埔军校，是支持蒋介石个人军事力量的核心，控制着军队的政治教育，通过秘密的蓝衣社（复兴社）从事于搜集情报、灌输思想、制造恐怖政治等任务，是蒋介石的嫡系。第二是CC系，



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控制而得名，又名“中央调查处”。该系控制着国民党的组织和干部任命。第三是所谓的政学系，是由政客、官僚、学者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团体。这些人相互之间存在关系，又因与蒋介石有依附关系而聚合在一起。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是蒋介石依靠的干将。

围绕这三大系统之外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胡汉民的粤系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等广西派。蒋介石对这些派系的手段是既拉又打。

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蓝衣社”，即“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着蓝衣为标志……”以其严密的组织、章程、信仰、纪律，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极大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CC 系的“中央调查处”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其主要成员包括：

朱家骅，是 CC 派得力干将。1927 年他向蒋介石推荐过德国顾问，1934—1944 年担任过国民党组织部长，是公开的“新德国”的崇拜者。

吴天放，曾任驻德大使，对德国有较全面的了解。他也提出中国应“追随德国榜样”。

邵元冲，CC 系最初二十名成员之一，曾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提出“民族心理建设十分必要，这应当成为革新的先决条件”。

CC 系虽然没有严格的思想体系，但对法西斯的崇拜，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崇拜，对德国榜样的学习，及对蒋介石的拥戴是一致的。

1934 年，蒋介石认为内外时机已到，在他的授意下，中国独裁运动开始了。

3 月 20 日，二十个省、市国民党部表示：拥护蒋总司令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

国民党总理或总裁，本是孙中山的头衔，他死后，一直无人能

有此头衔，蒋介石这时以党的领袖自居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之间往来日益频繁。

日本、美国注意到了蒋介石的这一动向。美国《中国每周评论》说：“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日本军事情报人员也说：“中国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竞争，我们深表不安。”

在国内西南军阀不支持，南京政府也很少有人支持，国民党内只有黄埔系、CC系唱独角戏，法西斯运动雷声大，雨点小，呼者嚎嚎，应者寥寥。

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一年召开，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11月27日，他作了特别安排，接受日本记者采访。蒋介石说：“中国的情况与德国、土耳其、意大利不同，所以不需要独裁。”

德国军事顾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与德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往来密切。

蒋介石一上台，就听从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意见，抛弃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以俄为师”的原则，奉行“反苏”、“联德”方针。

他请来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教授朱家骅，说：“朱先生，请你到德国去一趟，邀请德国将领来华。现在形势很逼人，军队建设任务繁重，我们应有一支军事顾问队伍。当然，请来的将领要在德国是最优秀的。”

学习德国，以德为师，是蒋介石多年的愿望。他对德国军事力量向往不已。1912年在日本时，蒋介石就学习德语，准备赴德进修军事。在《军声》杂志上，蒋介石写道：“德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完备，中国在军事方面应向德国学习。”

1927年，德国派来鲁登道夫的助手鲍尔。鲍尔1928年11月率领德国顾问团正式抵达中国，为蒋介石出了许多点子，深得蒋介石信任。可惜，仅过半年，1929年5月，鲍尔病死在中国。蒋介石又一次急忙叫来朱家骅：“能否请鲁登道夫将军来华？”

朱家骅此番未获成功，鲁登道夫推脱不就。蒋介石只好与德国交涉，请来了魏采尔。

魏采尔是蒋介石军队1930年整编的设计者，但他只是一个军人，主要在军事上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此时，德国想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控制南京政权，而不是仅仅在军事上扶植南京政府。而且蒋介石想与德国财界、工业界建立联系。但魏采尔满足不了蒋介石的要求。

1932年3月，朱家骅出面疏通，魏采尔帮助请来塞克特。

蒋介石知道塞克特分量有多重。比起前两位总顾问来，67岁的塞克特身世显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塞克特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塞克特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塞克特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6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也有的说是元首）。在德国军界，堪称德高望重。

蒋介石将塞克特待为上宾。

1932年5月8日，塞克特抵达上海。5月28日朱家骅陪同他到庐山，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

塞克特与蒋深入探讨军队问题，朱家骅充当翻译。

塞克特说：“在我们德国，希特勒总理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蒋介石说：“我们愿意请先生担任高级顾问一职，对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提出建议，并督促德国顾问团的工作。”

塞克特拒绝了这一建议：“如果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扩大联系的话，我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我的任务是对贵国军事现代

化提出建议。”

蒋介石表示同意，他说：“先生可到中国各地看看，然后再开展工作。”

塞克特到山东和东北走了一圈。根据塞克特退休后发表的大量文章，他的兴趣此时已转到了军事和政治理论领域。6月30日，一返回南京，塞克特便写下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分三个部分：军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一支军队的威力在于素质上的优良；一支军队的价值取决于其军官团的价值。

塞克特建议：“军队是中国国内安定的基础，但现在的中国军队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极不相称。中国最迫切的是一支统一训练的军队，它只听命于您一人。包括训练、管理和调动在内的整个军事系统都应只属于一个人，总司令要高居于军令和私人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之上。这支军队不必过于庞大，有十个师就可以了。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军队太多而精锐部队太少。”

塞克特告诫蒋介石，要将名义上归南京政府节制的全部军队都加以训练是根本办不到的。中国应建一个新式的忠诚的军队的核心，该核心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日后一旦需要，它能迅速发展，并保持其作为一支精锐突击队的特性。

未来精锐部队成员在挑选后组建成“教导旅”，他们配置最好的武器，领高薪，享受高标准待遇。

塞克特还提出，军队应该非政治化，军官们要宣誓只效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而不是某个派系，必须把那些和健全的国家体制格格不入的因素，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样做最终的目标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塞克特指出，中国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有75%—90%不适合现代军队的需要，如果给予士兵劣质武器，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与尊重。在中国兵器工业建成前，新式军队的武器一定要从外国购买。

最后，塞克特总结：“要实现以上目标，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

在蒋介石元帅的绝对领导之下使军事系统中央集权化；二是让德国无所不在的影响渗透到军事重建和工业发展计划中去。”

塞克特的《备忘录》，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塞克特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自鸣得意地写道：“我在这儿被当成是军事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1933年，塞克特由上海登船返国，船上装着34件珍贵的礼物及宋美龄赠送的花篮。

在茫茫大海上，塞克特拿起笔，写下了他作为德国军界和政界领导人的思考：“至于德国嘛，它不能也不应(在亚洲)作战。而是应该着手准备在那儿的开拓发展，我们要设想当中国在所有领域、各个方面都能强大起来时，德国仍能确保自己的在华地位。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不会失去什么，但所得也甚微(如从前在俄国所做的那样)……今后的努力还须再一次从军事方面着手，而不是为了取悦于外交部。”

塞克特的建议，引起了德国军界和政界的注意，成为1938年以前德国国防军对华政策的基石。

塞克特一回国，蒋介石即命令朱家骅负责把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的思想》译成中文，令全体军官学习。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建议，成了蒋介石重建中国和军队的蓝本。

1933年8月5日，蒋介石写信给塞克特：“我已接受了您的建议，而且已经着手实行了教导旅的组建，由在贵国受过教育的桂永清将军指挥。”

10月，蒋介石邀请塞克特：“我们邀请您来中国，看看执行您的建议的情况。”

到1933年底，按照塞克特的建议依国防军的建制重组中国中

央军的工作进展顺利；与翁文灏合作的工业计划已着手进行；“合步楼”（即哈普罗工业产品贸易公司）于1934年1月24日诞生，该公司已与中国草签了第一个贸易协定。

1934年4月4日，塞克特再次来华。

此次来华，蒋介石对塞克特更是关怀备至，每月2000美元工资（是魏采尔的三倍），享受着豪华的食宿款待，房门口有礼仪卫兵站岗，平日有四位保安军官形影相随，外出旅行时乘坐政府特供的车厢。当蒋介石不在南京而塞克特又代表他行事时，他会坐在蒋介石办公室里总司令的办公桌前召见中国军官。

塞克特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总顾问，他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委托人。

1934年4月28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为期一周的谈话会。此间，蒋介石与塞克特讨论如何在中国贯彻塞克特的主张。

为了抵御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希望有两套国防计划：一套是短期的“应急”规划，一套是长期的“基础”规划。

蒋介石说：“为了对付日本侵略，我们的‘应急’计划是放弃华北，集中几乎所有的资源保卫长江流域。然而，即使这样，也要等到在江西围剿共产党的作战结束后才能开始。”

塞克特对蒋介石的想法心存疑虑。他补充道：“应构筑沿长江的防御工事，尤其是修筑从上海到南京一线由碉堡构成的防线。”这条防线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

塞克特极力主张先行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其中每个人都能起到核心的作用，以便战时迅速扩充。他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30万人）。

这次会上，与会者对军事工业领域的总体发展达成共识。塞克特精确地计算出装备6个师、12个师和18个师每个月所需的武器及军用品。他还提出了一份军工建设的详细规划。

6月初，塞克特返回南京。在顾问团全体会议上，他说：“大元